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国与巴西，分别位于东西半球，在漫长的岁月中，浩瀚的太平洋未能阻隔两国间的友好对话。从16世纪海上贸易的邂逅，到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交融，中巴人民以文化为桥梁，跨越山海，相知相交，谱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

古代航迹——中巴文明第一次握手

两国友好交往的序篇可追溯至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彼时，载满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的船只从澳门起航驶向葡萄牙，偶尔在巴西的港湾驻足补给，悄然为中巴商业往来编织纽带。在随后约200年时间里，中国商品经由里约热内卢等港口进入巴西，成为广受当地上流社会喜爱的奢侈品，逐渐形成巴西人民心目中最初的中国文化符号。历经几个世纪的交往，巴西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多，中巴两国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静待绽放。

19世纪初，首批中国茶农抵达里约热内卢种茶授艺，成为美洲最早的华人社区之一。里约热内卢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里，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的“中国亭”，这是里约热内卢市政府于1903年为纪念中国茶农而特地建造的，记录着中巴两国人民“因茶结缘”的美好情谊。19至20世纪初，巴西对东方文化的浪漫想象愈发炽热，巴西知识分子乃至国王佩德罗二世对东方古老文明的艺术和思想产生浓厚兴趣。

1879年，巴西决定派遣使团前往中国，期望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和外交关系。苦于在巴西难寻翻译，使团不得不绕道欧洲求得一名法国翻译后，在法国土伦港登上“维塔尔·德·奥利维拉”号（图①），一路向东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越千山万水，克服艰难险阻，巴西使团终于在1880年7月到达中国天津。他们访问了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通过广泛的实地观察，对清朝的社会结构、习俗、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记录。1881年，清政府与巴西签署《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标志着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交流合作的新阶段。

1888年，使团成员恩里克·里斯本（中文名李诗圃）编撰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出版，成为巴西首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化和情况的著作。这部巴西汉学的开山之作一定程度上纠正并澄清了一些对于中国的偏见。例如，作者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学校网络之一，教育的普及、社会对知识的尊崇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令他深感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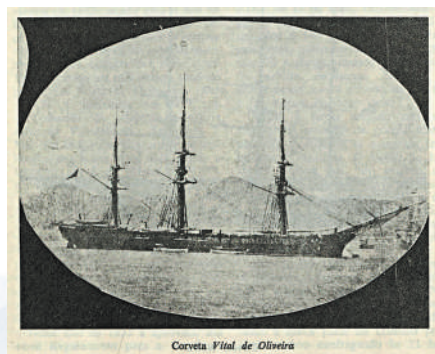
1959年，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雷勒发表《为什么是热带中国》一文，将巴西称为南美洲的“热带中国”，这篇文章及其他研究成果被整理为《热带中国》（图②）一书。这本书开创性地探讨了中国对巴西的诸多影响，深刻剖析了巴西社会的东方性。这些早期的相遇与交往，为中巴文明互鉴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

文思共鸣——20世纪中巴文学隔空对话

在20世纪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浪潮推动下，巴西文学乘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当时，中国和巴

中巴文明对话跨越山海

张方方



图①：巴西使团访华船只“维塔尔·德·奥利维拉”号。



图②：《热带中国》（2003版）：吉尔伯托·弗雷勒著。



图③：《我亲爱的甜橙树》：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著。

揭露社会弊病，这样的现实关怀令其被誉为“让人读懂巴西的人民作家”。20世纪50年代，他的3部著作《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通过其他语言转译进入中国。1981年，小说《金卡斯之死》首次由葡萄牙语译成中文。作为巴西共产党党员，亚马多曾于1952年、1957年和1987年3次受邀访华。他一生创作了30多部小说，作品被译成49种文字，在近60个国家出版发行，发行量高达2000万册。亚马多作品中的反抗精神、左翼思想和写实主义风格，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收获了广泛的欣赏与共鸣。

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中外文学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巴西正经历着与中国相似的城市化进程，文学领域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地域多样性。全球化时代背景与巴西民族特色的交融，奇迹般唤醒中国读者内心深处的熟悉感，克里斯托旺·泰扎、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等巴西作家的作品掀起一场经久不衰的文化热潮，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的创作风格。中国文学和巴西文学的隔空对话，跨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在文学风格与表现形式上同频共振、美美与共。

互鉴典范——中巴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巴两国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巴西电视剧《女奴》曾在中国热映，女主人公伊佐拉对自由和爱情的勇敢追求打动了中国观众的心。巴西音乐波萨诺瓦和桑巴舞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喜爱。与此同时，中文热也在巴西持续升温，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国影视



图④：电影《尼斯：疯狂的心》中文海报。

作品展、中国陶瓷文化展等在巴西多个城市绽放华彩。蓬勃的人文交流为两国间相知相亲注入新的活力，昔日巴西全境难觅中文译者的景象已成为历史。

巴西文学作品的中文译本在国内不断涌现，保罗·科埃略、米尔顿·哈通、鲁本·丰塞卡等巴西著名作家逐渐为中国读者熟知。《幻灭三部曲》《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星辰时刻》等作品在中国赢得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同时，众多中国文学经典被译成葡萄牙语在巴西出版发行，《论语》《道德经》等哲学典籍、《骆驼祥子》《朝花夕拾》等文学佳作都成为巴西民众了解中国文化、走近中国社会的重要文本。

近年来，中国与巴西携手开展中拉文化节、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金砖国家电影交流等一系列文化合作项目。两国文化交流从文学延伸至视听艺术多个领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巴西作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的经典儿童小说《我亲爱的甜橙树》中文版（图③）于2010年面世，至今销量已逾40万册，改编的同名电影同样获得中国观众的喜爱。电影《尼斯：疯狂的心》（图④）于2018年上映，讲述了尼斯医生悉心治愈精神病患者的故事，让中国观众感受到巴西人民的善良和温情。中国影坛佳作频现巴西荧幕，贾樟柯执导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刘泽的《米处是归途》等影片在圣保罗国际电影节上广受关注。同样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设置巴西电影周，让观众近距离欣赏来自遥远南美的优秀影视作品。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数百年间，中国与巴西人民跨越山海，克服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的界限，分享知识，交流观点，增进理解，彼此欣赏，这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文明互鉴的历程。展望未来，中国与巴西将继续携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加深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磅礴力量，为创造美好未来点亮文化火种。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以上图片均为张方方提供

千年丝路上的翼马纹样

季晓芬

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纽带，不仅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动脉，更是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黄金桥梁”。在这里，商品、人员与资源汇聚融通，绘制出一幅“使者络绎于途，商旅繁忙不息”的繁荣画卷，谱写了一部各国人民友好往来、文明交相辉映的壮丽史诗。

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唐代“红地翼马纹锦”，是展现当时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代表性文物之一。经由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进入西域，西域各国的装饰文化向东传播，与中国传统装饰风格交流融合，留下跨越时空而不磨灭的美丽印记。



丝绸之路的文明使者

中西文化的美丽邂逅

“红地翼马纹锦”经向长52厘米、纬向宽51厘米，以红色经线为地，米白色纬线以斜纹重组织成翼马图案，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目前纹样图案残存3排翼马，中间一排3匹马右行，上排两匹（残损严重）和下排3匹均为左行。马头戴花状冠饰，颈系连珠纹带，连珠纹带缀有两条飘带，从颈后水平状飘扬。马胸两侧生翅，翅上缀有连珠纹，四足及尾部系缚绸带结，造型别致，充满浪漫华贵气息，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

农耕时代，人们热爱骏马，对传说中长翅能飞的天马更有着无限向往和崇敬。汉武帝《天马歌》中咏叹“天马徕，龙之媒”，视天马为龙之使者，寓意二者血脉相连。唐太宗李世民对骏马情有独钟，下令将他征战沙场的六匹宝马以青石雕刻，陈列于昭陵北麓祭坛两侧，被誉为“昭陵六骏”。唐代广为流行的狩猎及马球运动也推动崇马文化发展。关于马的诗文、造像和纹样在唐代诗画文章和工艺美术品中流行开来，形成继汉代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李白《天马歌》中就有“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尾如流星首渴乌”等关于翼马形象的细致描述。

包括翼马织锦在内的波斯织锦，经丝绸之路于善商经商的粟特人传入中国，织造技艺和图案设计即被隋至初唐的织锦所吸收。《隋书》中载有何稠仿制波斯锦的故事。何稠出身中亚粟特何国，通商入蜀后定居益州郫县（今成都郫都区）。他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曾奉隋文帝之命仿制波斯国敬献的织锦，工艺相比原件更为精美华丽。此后，民间织工开始大量仿制，翼马纹等具有异域风格的织锦纹样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大唐盛世，随着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东西方文化日益兼容并蓄。无论是域外人像，还是珍奇异兽、奇花异草，唐人都将其创作成纹样，巧妙融入服饰之中。这些外来文化元素深刻影响了唐朝服饰纹样的演变与发展。与此同时，内陆织锦工匠们也展现出高度创新精神，在自主设计的织物中融入西域元素。于是以翼马为代表的纹样在文化交流、文明融合中不断发展，呈现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汉唐艺术审美风格。

作为唐代织锦的典型图案，翼马纹造型深受波斯、粟特艺术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较早出现的属于波斯和粟特系统的翼马纹样，它传播广泛，在地中海沿岸、中亚粟特和中国西北地区都曾发现过实物。这一纹样影响了中国传统织造生产，北朝晚期至初唐生产的经锦上均有翼马形象，风格简单稚拙，此为第二类。第三类是初唐时期出现的唐系翼马纹样，以大型且带回纹的连珠环作团窠，窠内是跳跃的翼马，再缀以花树小鸟，马侧或马上有身着萨珊波斯服饰的骑手。

北朝晚期到初唐时期出现的翼马纹样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珀伽索斯。在古希腊神话中，珀伽索斯是长着双翅的飞马，传说是蛇发女妖美杜莎与海神波塞冬所生，他的马蹄踏过之处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萨珊波斯以祆教为国教，翼马被赋予日神的崇高形象：颈部和双翼饰有连珠条纹，象征祆教崇拜的太阳光源；佩戴的华丽冠饰与条带是王室专属，彰显了尊贵地位，也强调了所系之物的神圣属性。

关于翼马纹样的传播，学者综合研究其他有翼神兽的源流后认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打败波斯大流士三世，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延伸至印度。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纷纷前往东方，希腊文化随之进入西亚、中亚和南亚。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大宛、大夏和大月氏等西域诸国将希腊神话和艺术融入原有文化系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交流之路开启，这些融合后的西域文化逐渐传播开来。唐时，有翼天马形象与中国神话传说相互融合。唐代以后，翼马的翅膀越来越小，后来慢慢被其他有翼神兽的形象吸收，最终演变为非马、非龙、非兽、非禽的艺术形象。

放眼世界，翼马纹样不仅见于萨珊波斯时期的石刻、撒马尔罕大使厅中的粟特壁画、日本法隆寺中的鎏金银壶，在都兰吐蕃风格的织锦和金器上也能看到，可谓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使者”。因此，202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以“红地翼马纹锦”为灵感，设计出“丝绸之路周”的标识。标识上的翼马象征着西方文化从希腊出发，经过波斯、粟特抵达大唐，与自东向西传播的丝绸之路相遇，为丝路之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留下生动飘逸的注脚。

（作者为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

黑金城的今与昔

时元皓

城”名字的由来：17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来到此地，偶然发现这里的黑色石块微微闪烁金光，经检测后确定是纯度很高的黄金，呈黑色是因为金块外表附着了氧化物。18世纪，当地掀起淘金热，创造了巨额财富，逐渐成为美洲经济最繁荣的地区，艺术文化随之蓬勃发展。然而，伴随采矿淘金而来的还有殖民统治与奴隶贸易。

直到今天，黑金城及其附近地区还留有多个矿坑。在一座名为奇科雷的矿坑，游客戴着头盔，在逼仄潮湿的矿洞中不时低头弯腰前行，听导游讲述那些骇人听闻的采矿故事。在这里，游客们重温历史：一些欧洲国家历史上积聚的财富与辉煌，背后隐藏着拉美国家黑暗矿洞中矿工的血与泪。

今天，金矿已经枯竭，在大大小小的矿坑之外，这座城市犹如定格在18世纪，成为一座巴洛克艺术的露天展馆。城市四面环绕青山，红砖白墙掩映着绿树，石砖铺就的街道向前延伸，道路两旁小房子顺坡而建，随便一座都有200多年的历史。

最吸引游客的是遍布城中的20多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尽管外观略显古朴，甚至墙皮已然斑驳，走进却别有洞天：笔触精美的壁画作品，极尽繁复的雕塑，还有金光闪闪的装饰物，让人不禁感慨，巴洛克风格的奢华与精巧仿佛在诉说往日的光彩。

历史建筑并非黑金城留下的唯一文化遗产。在这座城市中心，蒂拉登特斯广场中央，矗立着巴西民族英雄若阿金·泽维尔的雕像，对面是讲述其历史的博物馆。泽维尔更为人知的名字是蒂拉登特斯（葡萄牙语意为“拔牙者”）——这位曾做过牙医的政治家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不幸的是消息泄露，他最终被捕就义。如今，巴西很多城市都设有蒂拉登特斯广场或雕塑，其遇难日（4月21日）亦成为巴西公共假日——拔牙者日，以纪念这位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

凭借丰厚的艺术文化遗迹，黑金城在1980年成为巴西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傍晚时

分，游客不多，登临小城一处观景台，落日余晖静静笼罩散落山间的建筑，仿佛为整座城市加上了金色的滤镜。

从黑金城乘车返回贝洛市，夜幕已然降临，贝洛市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现代化都市之姿。100多年前，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迁往贝洛市，随之迁出的还有近半人口，黑金城也将繁荣的接力棒传递给新首府。自此之后，它便守护着历史文化遗产，静待四面八方的人们前来感受与回味。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陈照芮
电子信箱：rm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旅人心语



飞机飞行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上空，连绵不绝的群山轮廓分明。偶尔可见城市在谷地中延展，最大的一片建筑群便是该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贝洛市）。

坐落于贝洛市中心自由广场的矿石与金属博物馆陈列着形色各异的矿石，这些矿石大都产自该州。采矿及冶炼相关产业的兴起，是该州逐步发展为巴西人口第二大州的关键因素。

贝洛市成为州首府不过是近百年的事，要想探索米纳斯吉拉斯州乃至巴西矿业背后的历史，还需乘车往东南方向行驶近百公里，到该州曾经的首府欧鲁普雷图（葡萄牙语意为“黑色的金子”）去看一看。

大巴走走停停，在山间颠簸了3个小时，终于抵达久负盛名的“黑金城”。初来乍到的我不熟悉情况，出站即乘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一脚油门，不到两分钟就把我送到城市的中心区域。没有想到，这座18世纪拉美的经济重镇，现在竟是一座仅用脚步就能丈量的小城。

当地世代相传的故事解释着“黑金

博物视界



上图：唐代“红地翼马纹锦”纹饰复原图。

左图：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唐代“红地翼马纹锦”。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